



老贺的 诡事辑录

文件名称：

机密

2

一个

准备

备注

一位将军亲身经历的恐怖记录
鬼传说、飞貂传说、蛇仙上身、开天收神怪事接踵而至……
天涯论坛最具神秘气质的作者现身真实讲述

一个退役军人亲身经历的恐怖记录

老贺的 诡事辑录

砚香 作品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贺的诡事辑录.2 / 砚香著. —北京: 中国画报出版社, 2013.1
ISBN 978-7-5146-0085-8

I. ①老… II. ①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05088 号

老贺的诡事辑录.2

出 版 人: 田 辉

著 者: 砚 香

责任编辑: 刘晓雪

出版发行: 中国画报出版社

(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, 邮编: 100048)

电 话: 010-88417359 (总编室兼传真) 010-88417409 (版权部)
010-68469781 (发行部) 010-88417417 (发行部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zghbcbs.com>

电子信箱: cpbh1985@126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海外总代理: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: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
监 印: 傅崇桂

开 本: 16开 (660×960)

印 张: 16.25

版 次: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46-0085-8

定 价: 28.00元

一次回老家的时候，我遇到了一个人，他自称老贺。沏清茶一壶，备瓜果两碟，他是讲故事的人，我是听故事的人。他的故事惊悚离奇，荒诞怪异。由于他的叙述简洁凌乱，所以我就将我听到的故事作了文字加工，为了叙述方便，我在故事里用了第一人称，就是你们下面即将看到的。

第十八章 神秘的铁疙瘩 / 001

第十九章 上河屯命案 / 092

第二十章 寻找尸体 / 114

第二十一章 恩怨 / 143

第二十二章 改命 / 157

第二十三章 哭甜瓜 / 168

第二十四章 会合 / 179

第二十五章 孱弱的老人 / 189

第二十六章 龙脉 / 213

第十八章 神秘的铁疙瘩

最近我妈每天都催促我到邮局上班，但我心中总是惦记着王半仙的嘱托，而且我现在霉运当头，老实待着还行，如果去上班恐怕没好事。于是我一直和她打太极，想多混一天是一天。终于有一天她怒了，把充当家法的藤条都拿了出来。我心中暗暗喊糟，我爸妈信奉“藤条出孝子”，所以从小到大我没少挨揍，可是现在已经这么大了，还要被抽藤条实在尴尬。

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刻，马胖突然出现，他把我妈拉到一边，不知道嘀咕了些什么，过了一会儿我妈竟然心平气和地让我收拾行李和马胖出门。我心中奇怪至极，马胖连连对我眨眼，让我不要多问。我

只好进屋收拾了几件衣服和日用品，临走时我妈往我兜里揣了四十几块钱，还叮嘱我一定要好好学习，服从安排。

我和马胖急匆匆地走出了家门，我奇怪地问他：“你刚才和我妈说什么了，她为什么要我好好学习？”

马胖得意地说：“你老娘不是想让你到邮局上班吗？其实她就是担心你的前途，我对症下药，告诉她我有个舅舅在教育局工作，教育局缺人，要召一批人培训，成绩好的就可以留在教育局工作。这年头教育局吃香啊。”

我斜睨他：“你舅舅在教育局工作？真的假的？”

“当然是……假的。”马胖嘿嘿一笑，“不这么说伯母怎么会放人？”

我顿时觉得头疼万分：“你撒这样的大谎，我妈以后问起来怎么交代？”

马胖贼兮兮一笑：“那好办，就说你笨得要命，没考上不就完了吗？”

我沉着一张脸，马胖用手推了推我的肩膀：“别一副天要塌下来的模样，我知道撒谎不对，可都是为了帮你。你不是有很多事想做吗？这次出来就是机会。”

我细想想的确是这个道理，气也就消了。管他呢，天塌下来还有高个子顶着，明天的烦恼明天再想。

我和马胖说起铁疙瘩项链的事，马胖皱眉想了一阵，突然眉开眼笑：“这事办巧了，我恰好认识这么个人，他在别人眼里是个下九流，可是我们都管他叫手艺人，项链的事找他准没错。”

马胖说的人叫赵鹰，不住在本地，本来我有些犹豫要不要和他一起去找人，毕竟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。但这个人的居住地离我要

前往的目的地并不太远，所以我欣然应允。

我们坐了大半天的客车来到了一个叫梨花县的小县城，对于这个地方我并不陌生，因为我在部队当兵的时候，和我最铁的柳松明就是这儿的人，他不止一次和我说起过这个地方。

我从他嘴里了解到梨花县属于贫困县，龙蛇混杂。亲眼见到后我觉得他的描述太含蓄了，这里远比我想象的要落后，除了县中心的建筑和设施相比之下稍微好些，其他地方的房子杂乱无章，到处都是垃圾和污水。

下车后我跟在马胖的后面，他似乎对这个地方颇为熟悉，四处查看了一圈，就领着我朝南面走去。因为这几天刚下过雨，道路泥泞不堪，我们走了没多远脚底就沾了厚厚一层黑泥。往南走了大概两三里路，地势逐渐升高，面前的一片山坡上星罗密布地排满了许多平房。

马胖松了一口气，告诉我赵鹰就住在这一带。赵鹰其实是个理发的，从古至今，民间都有上九流、中九流、下九流的说法，理发师在下九流中属于第五流，俗称剃头匠。赵鹰的爷爷和父亲都是剃头匠出身，他们那时候只能挑着剃头担子走四方，没有固定的摊子，现在赵鹰仍然是个剃头匠，不过他在这片开了一家很小的理发店，因为手艺好价钱便宜，所以很多人愿意光顾。

我很奇怪，既然赵鹰只是个剃头匠，他有弄开铁疙瘩项链的能耐吗？马胖笑着让我放心，说理发只是赵鹰赖以生存的工具，其实他真正的兴趣是“解扣”。举凡什么带密码的箱子、设计复杂的锁头、装有机关的匣子……他都能解开，这个人天生就具备这方面的才能。找他的人很多，但是他只接手他感兴趣的活儿，并且从不问东西的来历。

马胖说赵鹰不只“解扣”厉害，脾气也相当倔犟。有一次赵鹰

不肯帮人解扣，来人竟指使五六个人把赵鹰打了一顿，赵鹰受伤不轻却愣是不肯改口，那人也不能要了他的性命，只好愤然离去。

经马胖这么一说，我对赵鹰的兴趣已经非常浓厚。我好奇马胖怎么会认识这样的人物，没想到马胖竟然红了脸，踌躇了半天才告诉我，其实他以前是专门扒火车的，他身上常备一串儿能打开火车上任何一扇门的钥匙。有好长一段时间，他天天在火车上流窜作案，弄到值钱些的东西或是偷到钱马上找机会溜下车。幸亏他运气不错，一直也没被抓住。

有一次他偷到一个银色的盒子，盒子上藏有暗锁。马胖自认为是个开锁高手，可是这个盒子上的锁却让他伤透了脑筋。后来同行的人给他介绍赵鹰，让他去那里碰碰运气。马胖坚信银盒里肯定有好东西，于是不辞辛苦地找到赵鹰。赵鹰一开始没答理他，可是马胖磨人的本事一流，最后竟让赵鹰答应帮他打开盒子。

赵鹰当着马胖的面鼓弄了十几分钟，银盒打开了，马胖满心期待地往里一看，鼻子险些气歪了，原来里面竟然是满满一盒子黄土，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。

赵鹰认为这应该是哪个离家的人，借收藏家乡的土来寄托思乡之情。

马胖说，从那以后他再也不相信徒有其表的东西，内在美才是真的美。

马胖一边走一边和我说起他以前在火车上的偷盗生涯，看他那怀念的神情，我禁不住语带讥讽地说：“失敬失敬，真看不出你还是个江湖大盗啊。”

马胖装模作样地抱拳：“哪里哪里，其实我的真正身份是个侠盗，把获得的不义之财分给需要帮助的人。”

他话音刚落，突然有一个戏谑的声音接口道：“我看你的不义之财都去填你那个酒囊饭袋的肚子了吧。”

我和马胖一惊，齐齐向旁边看去，那里站着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，四十岁上下，穿着普通，一双眼睛很小，却透着犀利的光。此时他正一脸笑意地看着马胖。

马胖也笑了，嘴里却忍不住反驳：“我确实接济了不少人哪，比如说赵寡妇、钱寡妇、李家嫂子……”

那人笑而不语，一副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的表情。

我在旁边听着，觉得马胖的生活作风很有问题，思想里乌七八糟的东西很多。

这时马胖笑着对我介绍：“这就是我和你说起的赵鹰，叫他老赵就行。”

赵鹰也不理我，对马胖说：“你这次又有什么麻烦来找我？”

“是有个小麻烦，咱们进去说。”

赵鹰点点头，领着我们朝前走了一段路，我面前出现了一间简陋的砖瓦房，只见窗玻璃上用红油漆写了三个大字：理发店。

赵鹰打开房门让我们进去，我扫了一眼屋内的设施，一个靠墙的桌子上摆放了一面镜子和一些理发用具，桌子前放了一把破木头椅子，墙角放着一个水盆，除此之外一无所有。

赵鹰领着我们穿过这个简陋的店面，进入了后面的屋子，我想那里是他的住处。

马胖进了屋就熟稔地找了一把椅子坐下，然后向我伸出手，我急忙把铁疙瘩项链掏出来递给他。马胖用手掂了两下：“就是这个项链，里面藏着个秘密，你能找出来不？”

赵鹰感兴趣地接过，先是用手抚摸了几下，然后把铁疙瘩凑向

鼻端闻了闻。

马胖问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有戏。一般生铁不是这个味道，这味道是包裹在里面的东西散发出来的。能散出气味来说明这铁块上有孔。我再仔细看看。”说着赵鹰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小箱子，打开后我看到里面都是些奇形怪状的工具，我基本上都没见过。

他拿出一个像镊子又像钳子的工具把铁疙瘩钳了起来，放在阳光底下仔细端详，好一会儿才把项链放下来，感叹道：“真是好手艺呀，这个铁块上制作了二十个孔，如果把这些孔放在一个平面上，就可以连成‘九宫格’。”

我和马胖听得有些莫名其妙，赵鹰接着说：“这是根据‘九宫秘法’制作的项链，外面的这层铁是怎么弄上去的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要是不按照正确方法打开它，里面的东西就会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我情不自禁地屏住呼吸。

“被铁皮挤压变形以致损毁。”

马胖道：“你不知道打开的办法？”

赵鹰微微一笑，“明天你们来取，价钱照旧。”

我们走出了赵鹰的住所，马胖嘴里还兀自嘀咕：“老赵这孙子赚钱容易，不如我拜他为师，以后吃穿不愁。”

我戏谑道：“你资质这么愚钝，他能收你吗？”

马胖作势给了我一拳。

晚上我们找了一间旅店住下，别看马胖是个看似随和的胖子，实则挑剔得很，旅店从居住环境到服务态度让他批评了个遍。

可是旅店服务员的一句话就让他闭嘴了：“你爱住就住，不住拉倒！”

实在不是我和马胖软弱怕事，因为我们走遍了大半个梨花县，就找到这么一家还算过得去的旅店，也难怪这服务员横得像英美老王牌似的。

我和马胖和衣躺在床上，一时谁也睡不着。马胖突然道：“你说要是掀开床垫，里面会不会趴着一群臭虫？”

我听到他的话身上立时激起一层鸡皮疙瘩：“别，你还是让我沉浸在幻想中吧，要不这地方我可是一秒钟也住不下去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早早地起身吃了些东西，然后赶往赵鹰的理发店。我们此时的心情是兴奋的，就像两个即将窥见秘密的孩子。

到了赵鹰的理发店，我探头探脑地看了几眼，马胖摇摇头直接拉着我进去了，我很诧异，赵鹰的理发店大门竟然没锁。我和马胖一路来到里屋，屋里面静悄悄的，马胖皱眉：“老赵这孙子不会还没起来吧？”

来到卧室，我看到赵鹰衣冠不整地趴在桌子上，手里还拿着那把奇怪的工具。

马胖恶作剧地笑了笑，突然趴在赵鹰耳朵上大喊了一声：“老赵，捉奸的来了！”

赵鹰受惊猛然起身，连椅子都撞翻了，对着马胖破口大骂：“你个死胖子，差点儿吓得老子尿失禁！”

马胖大大咧咧地朝他一伸手：“别废话，东西呢？”

赵鹰哼了两声，仿佛余怒未消，过了好一会儿才慢吞吞地打开抽屉，拿出一个破旧的木头盒子来，反手打开，盒子里静静躺着一颗银白色的圆球，拇指大小，闪闪生辉。

马胖狐疑地看着赵鹰：“就这个？”

赵鹰面有得意：“当然，把这东西完整地弄出来可是花了我不

少工夫。”说着他将银球拿起来递到马胖手里。

马胖对着阳光端详了几眼，又递到我手里。

那一刻，说不激动是骗人的，我拿着银球，低头嗅了嗅它的味道，微微的铁锈味中还含着药香，大小和紫玉金蟾的金色眼珠全无二致，只是颜色不同，我已经相当确定，银球是从紫玉金蟾的另一边眼眶里抠出来的。

赵鹰再次打开抽屉，拿出一条项链，项链上头连着一片巴掌大小奇形怪状的金属，我一看马上就知道那是铁疙瘩项链的外壳。

马胖瞪大了眼睛：“这破链子就是我昨天给你的那个？”

赵鹰点点头，言语中不无得意：“你们运气不错，能帮你们打开这条项链的，找遍全国恐怕也没有几个人。做这条项链的人手艺相当精湛，而且精通九宫秘术，要不是我当年曾经研究过，嘿嘿，今天你们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。”

马胖听得眼睛直放光，他似乎对于这一类事非常感兴趣，非要让赵鹰讲讲九宫秘术到底是什么名堂。

赵鹰刚开始并不愿意说，但是经不住马胖软磨硬泡，于是告诉我们，《九宫秘术》是有一次他帮人打开一个古匣后得到的报酬。著书年代已不可考，著书的人叫清风散人，他精研九宫术数多年，从中琢磨出一套很玄妙的方法，不只能立阵破法，还能用来制造精妙器械，用途颇为广泛。比如说这个藏银球的铁疙瘩项链，就是九宫术的杰作。

当然了，这套秘法因为颇为深奥，也可能由于其他原因，懂的人相当少，他也是机缘巧合下得到这本书，而且下了苦工钻研，才勉强懂得其中的奥秘。

听着赵鹰侃侃而谈，我觉得他的确懂很多，和马胖这个爱不懂

装懂的半吊子有着天壤之别。

我望着手中的银球，突然想到双胞胎拼命想夺回紫玉金蟾和金色眼珠，他们看重的不可能只是紫玉金蟾本身的价值，这其中必定还藏着些秘密。再想深一步，银球本是紫玉金蟾的另一只眼珠，却被拿出来装到一个几乎不可能打开的项链里，如果说里面没有猫腻儿，打死我都不信。

银球在我手中泛着光，我有些费解，这么小一颗银球，能藏着什么秘密呢？

马胖用手指捅了捅我的肋下：“想什么呢？魂儿都飞了。”

我摇摇头，看着赵鹰：“老赵，我知道你是行家，不瞒你说，我总觉得这个小银球不简单，你能看出什么来吗？”

马胖接口：“对对，这球藏得这么严，肯定有问题，里面说不定还藏着钻石之类的值钱东西，能不能打开？”

赵鹰单手蹭着下巴：“钻石你就别想了，绝对不可能！其实单看这颗球也没什么特别——我昨夜研究过，这上面有一些细如牛毛的不规则小孔，恐怕只有装在特定的装置上才能明白到底是什么。”

我心领神会地点头，特定装置恐怕是在说紫玉金蟾了，如果真有机会，我一定要把这颗银球放到紫玉金蟾上试试。

告别了赵鹰，我和马胖在街上闲逛。马胖问我，接下来要去哪里？

我想起王半仙临终前的嘱托，无论是出于对王半仙的承诺还是我想改命的初衷，我现在都必须回到那个曾生活过两年的地方。

我告诉马胖，我要去找王半仙的师兄，一个叫赵犀的老人。当然，我并不能完全确定给我批命的老人就是赵犀，目前的办法也只有亲自见到他，才能加以认证。

马胖问我，如果批命老人不是赵犀怎么办？

我有些茫然，世事无绝对，这种可能性当然会有，可是我没有选择，只能走一步算一步。

说是要去找人，可是也不能马上成行，我和马胖往旅店走，路上马胖拍肚子咂嘴地说饿了，我不禁一阵恶寒，话说他早上自己就干掉了五个大馒头、两碗粥外加三块臭豆腐，这么快就饿了，还真是人才。

就在我们走到一个拐角的时候，迎面突然冲过来一个小女孩儿，一头撞在马胖的肥肚子上面，马胖倒是没什么，那女孩子噙噙噙后退了五六步，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起来。马胖急忙伸手把她从地上拎了起来，可能是他的动作太粗鲁，面目太狰狞，小女孩哭得更加厉害了。

我急忙上去为小女孩拍了拍身上的土，温言哄了几句，小女孩才渐渐止住了哭声。只见小女孩七八岁的模样，穿着一件红蓝相间的毛衣，看上去很可爱。她睁着泪水未干的双眼，突然对着马胖来了一句，“叔叔，你还没给我道歉。”

马胖没反应过来，“你说什么？”

小女孩朝后缩了缩身体，“你不想道歉也行，我想……”

马胖从兜里掏出一块钱，“想要钱是吧。给你，这一块钱够你买很多糖。”

小女孩顿时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，“我不要钱，我只想给你们讲一个故事。”

她这句话给我们弄愣了，这孩子莫不是被撞晕了？这是什么要求？

“去去去！我不听故事，钱你爱要不要。”马胖不耐烦地抬脚

走人，没想到小女孩竟然一屁股坐到地上。哭得那叫一个惊天动地，顿时惹得周围聚集了一些人，对着我们指指点点。

小女孩指着马胖哭得哽咽难言，“他……他……欺负我……”

围观的人眼光顿时变了，像看流氓一样看着马胖，有几个大婶盯着马胖窃窃私语，还有几个人想上来“多管闲事”一番。马胖脸皮再厚也受不住这样的架势，急忙拉起小女孩，“行了，我听你讲故事。”

小女孩破涕为笑，清脆地喊了一声，“叔叔，太好了！”

要不是照顾马胖现在的情绪，我还真能笑出声来，这情形太熟悉了，我不就被马胖这么整过吗？能治马胖的人来了。

周围的人闹不清怎么回事，看小女孩亲昵地站在马胖的身边，就渐渐地散去。

马胖说道：“没人了，你有什么故事快讲！”

小女孩道：“叔叔，听故事的时候一定要和我面对面，这样你们才能听得明白。”

我和马胖对望一眼，只好在小姑娘的对面蹲下来，小姑娘的眼睛专注地盯着我们，我突然感觉有些怪异，因为近看下她的眼球显得有些浑浊，全然不像七八岁孩子的那么澄澈。

小女孩嘻嘻一笑，用极甜美的声音缓缓说道：“从前啊，有两个小学生，他们很喜欢在黑天以后到学校玩。有一次他们约好放学后到学校的水房探险，因为大家都说那间水房里有鬼，每到夜里就会出现。黑天以后，他们果然都来了，他们从学校的窗户溜进去，来到了水房门口。本来一直是静悄悄的，突然，水房里传出了‘哗哗’的流水声，就像是有人刚刚拧开了水龙头。

“两个人心里有点害怕，但是他们还是决定进去看看，他们想抓到水房里的鬼，那样他们就成了大家眼里的英雄啦。于是他们打开

水房的门，那门‘吱嘎’一声开了，流水声却突然停止。

“水房里静悄悄的，很暗，他们拉着手走到了水池子边上，一个人说，你看水没流出来，一定是我们听错了。另一个人说，是啊，就算是有鬼，我们一来他也吓跑了。

“说完他们呵呵地笑起来，一个人问，你笑什么？另一个说我没笑，笑的人是你。淡淡的月光从水房的窗户里透进来，他们看到彼此脸上似笑非笑的怪异表情。他们突然很害怕，抬腿拼命往外跑，可是水房里的水龙头突然‘哗哗’响起来，一条细细的水流淌出来，不知为什么有几滴水溅到了他们的脸上，凉凉的，用手一摸还有些发黏。

“他们推开了水房的门，想要跑出去，一个人不小心摔倒在地上，水房的地本来是水泥地，很干净，可是他感觉手底下抓到了很多湿漉漉的头发，那些头发一团团地盘在地上，还在他手中轻轻地动了一下。

“两个人尖叫着往外跑，空旷的走廊里传出了很多脚步声，像是有好多人在后面追赶他们。他们不敢回头，一口气跑出了学校，快要到家的时候一个孩子突然大哭起来，他的伙伴在后面也哭起来，哭了一会儿跑在前边的那个转过了头，他们同时看到对方的脸，两人都晕倒了。你们猜怎么了？”

“怎么了？”马胖屏住呼吸问道。

“他们看到对方长着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脸，脸上还沾着好多红红的血。”说到这里，小女孩突然笑起来，双手一拍，“讲完了。”

我承认，这个小女孩很有讲故事的天分，我仿佛真的被带到了那个午夜的水房里，亲眼看到发生一幕幕诡异的情景。

马胖晃了晃脑袋，“小妹妹，你知不知道爱讲鬼故事的小孩会